

人口与发展论坛

中国的人口,安全吗?

《人口研究》编辑部

主持人 宋 健

背景

中国的人口,安全吗?这个问题会不会使你感到突兀,而不知何以作答?人口与安全之间有联系吗?有着怎样的联系?人口作为人类个体的集合,其安全与否指的是什么呢?是人口本身的安全,还是人口问题会威胁到其他领域的安全?在试图澄清这些迷雾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安全的定义及其演变。

按照辞海的释义,“安全”是指“不受威胁,或者没有危险、危害、损失”的状态。安全定义多用于军事国防领域,即所谓的“传统安全”概念,指的是不受外敌侵入威胁的“国家安全”;在日常生活领域,矿工和地下工程人员所使用的“安全帽”、行人穿过马路时用以躲避车辆的“安全岛”、火灾等危险突发时用来逃生的“安全门”等设施 and 装备,可以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安全定义越来越广泛,从能源安全到粮食安全,从信息安全到经济安全,似乎每一个领域都有可能涉及到安全问题,而每一个领域的安全问题都有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以信息安全为例,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四通八达,在互联网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不再遥远,这奠定了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基础;与此同时,人们对于计算机和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强,一旦计算机遭到病毒的大规模侵袭,或者某个重要系统存在可以攻入的漏洞,运转机制将在瞬间陷入瘫痪,或者机密将在不知不觉间暴露,这时遭到威胁的不仅仅是个人或企业的财产,社会的正常运作、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安全也将不复有保障。可以看到,安全定义的广泛性及其在非传统领域的应用,源自发展概念内涵的丰富与外延的扩展,以及各个领域的异质性特点。但毋庸置疑的是,所有领域的重大安全问题,最终都将归结到国家的安全上。因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家安全是政府在制定各项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各国之间的交往也是在保证本国安全的基础上进行的。

“人口安全”是近年来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分支,重在探讨长期的人口变化对于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为人口问题、社会稳定和冲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视角。2003年6月12日,在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人口、社会与SARS”学术研讨会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提出:“不仅要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而且更要关注国家人口安全”;之后他又发表了题为“关注人口安全,促进协调发展”的署名文章,将“人口安全”定义为: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不因人口问题而受损害,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机。其主要内容包括: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人口各因素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发展要求相协调,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人口安全”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从此引起了国内人口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被认为是事关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从安全定义演变的角度来看,“人口安全”是安全定义在人口领域的拓展,对于推动新时期的人口理论研究和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中国的人口,安全吗?换言之,人口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因果联系?中国目前的人口状态能否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政府以及学术研究机构应该在人口领域的哪些方面做出努力以保证中国的人口安全?本期论坛将邀请五位嘉宾来就这一问题各抒己见。

人口安全论:从历史到当代的考察

姚远(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

尽管人口和人口观点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由于人口问题的背景不断发展变化,所以,人口观点也会不断深化。人口安全论,就是这样一种既反映历史积淀又能够折射出时代特点的新的观点。

1 传统时代的人口安全思想

具有人口安全意识的观点很早就在我们国家出现了。这种观点有三个特点,第一,朦胧性。这个时期的人口安全思想只是形成了一种意识,还远远谈不上是一种思想。第二,主体性。人口安全中的人口,可以是安全的主体,也可以是安全的客体。这个时期的人口安全意识,主要讲的是人口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就是人口主体对安全客体的影响。第三,农耕性。农业发展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经济形态,因此,这个时期人口安全意识也是针对人口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而言的。比如,“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指出了人口数量在国运盛衰中的作用;“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省工贾,众农夫”,指出了人口性别结构和职业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今边郡千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中州内郡……人众地荒(狭),无所容足”,指出了人口分布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2 近代时期的人口安全思想

进入近代时期以后,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观点和思潮不断形成,人口安全思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这个时期人口安全思想的特点是,第一,没有形成明确的人口安全概念。第二,依然是人口主体的安全意识,也就是强调人口状况和变动对国家治乱的影响。第三,构建了不同的理论基础。这个时期有关人口安全问题的论述或者依托于马尔萨斯人口论或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比如,基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认为,人口是中国治乱之本。1904年6月,《东方杂志》1卷6号转载《警钟报》文章《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该文将我国历来治乱的根源归之于人口的众寡,主张限民求治。作者认为,中国“民日增而财不增”,“人满之患,深可太息。”严复是我国最早的留英学生之一。他在《保种余义》中提出,人口消长为国家治乱之源。他说,“英国计学家马尔达有言:万类生生,各用几何级数。使灭亡之数,不远过于所存,则瞬息之间,地球乃无隙地。人类兹乳较迟,然使衣食裁足,则25年其数自倍,不及千年,一男女所生,当遍大陆也。”由于人地之间的矛盾,地不足养,食不足供,天灾人祸就可能发生。由此构成了人口消长对国家治乱的必然关系。而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觀點则认为,人口问题的核心是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问题。针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错误观点,李大钊在1917年春专门写了题为《战争与人口问题》、《战争与人口》的论文,通过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口思想。李大钊指出,“战争源于人口过庶”的观点是错误的。“吾人虽不欲苛论古人,而对于马氏人口论所授近世侵略家以口实之事实,亦不敢为之曲讳。”“余谓斯说所有助长战争之恶影响者,半由其说本身之不完,半由野心家之利用。”李大钊认为,“余维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以自享之物为未足,而欲强夺他人之所有,是谓之贪。不思竭自己之勤奋,求新增之创造,以为自养,徒患自然惠与之不足,是谓之惰。惟贪与惰,实为万恶之源。”第四,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对策建议。救国图存是这个时期主要的社会思潮,对策构成了其中的重要部分。比如,1906年10月,《东方杂志》3卷9号发表章宗元文章《论古今生计界之竞争》。文称中国穷人的贫困是“不节忍”,而富人的财富是“慎于婚配”、“节制情欲”的结果。

最早论及我国人口问题的专著《中国人口论》的作者陈长蘅认为,人口问题是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人口问题,不能靠革命,只能靠节育。他认为,“夷考全国乱源病根之所在,固由于豪强不仁者之患得患失,欲居高位,遂不惜倒行逆施,乱作乱为。更由于民德民智民力均有未厚,无法制止

豪强与不仁者之暴戾行为。至于民德民智民力之所以薄弱,则由于生计穷蹙,教育未敷。而教育所以难敷,又由于人民太穷。至于全国人民之所以日穷,则原于户口繁密。又处现时劣陋的政治经济与交通状况之下,国内实业之振兴,富源之开发与货财之增加,均太迂缓。遂致供求不能相应,有无不能相易。全国愈乱愈穷,愈穷愈乱。人口遂不得不受马尔萨斯所谓天然的裁制。”这就是说,乱源于穷,穷源于人多。人多导致了穷—乱—更穷—更乱的怪圈。显然,人口过庶构成了近代社会问题的症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要想根本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及其耕者皆有其田,便要设法维持土地与人口适当比例。”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好方法就是节制生育。“迟婚减育,实救贫最要之一术也。”

而李大钊则指出,马尔萨斯之所以大讲人口过庶和土地报酬递减,都是为了粉饰侵略者,给帝国主义战争以口实。“马氏即认定人口过庶为确定之事实,复认定报酬递减为无抗之法则,遂谓微人各准其生计之度,以自行节欲、限制出生,则战争等等之灾殃罪恶,将为必然之结果。”针对马尔萨斯的战争能够解决人口过庶和人口贫困的谬论,李大钊批驳说,“夫人口过庶,固当求解决之道,而依战争以解决之,乃无异于堕胎自杀也。”“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之迷梦,可以破矣。”而战争解决人口贫困的论调,更是自欺欺人。“战争不惟不能救济饥谨,且适以助成饥谨,战争非由饥谨产生,且适以诞孕饥谨。而由战争以谋避免饥谨者,其矛盾显然易察矣。”他认为,“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70%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但在农村的“五个阶级”中,自耕农、佃农及自耕兼佃农为最多,他们受到的剥削和打击也最大,因而破产的也最多。同时,土地又大量地集中于豪强手中。由此构成了中国日益严重的农村人口问题。根本出路在于“耕地农有。”

3 当代社会的人口安全思想

当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口安全思想也逐渐走向完善。第一,提出了人口安全的概念。200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人口、社会与SARS”学术研讨会上,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同志提出,“我们应当增强人口安全意识。人口安全,是事关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第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当代社会性质的界定,有许多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是风险社会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的假设,我们已经从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进入了一个新型的风险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风险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风险的来源变化了,不仅有来自自然环境的风险,也有来自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更有人类社会本身的制度和政策营造的风险;二是风险的类型变化了,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化,甚至是多种风险的叠加;三是风险的后果更难预料了,是否有风险和有多大风险均不在控制之中;四是风险的形成因素更难把握了,一些看似安全的因素可能形成风险,而看似不安全的因素却很安全。显然,人口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既是这种风险社会的致险之源,又可能是风险的受害者。2003年的SARS事件就清楚地表明了人口的这种双重身份: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流动程度构成SARS病毒的传播,而SARS病毒的传播首先危害到人类的生活环境和生命安全。难怪有人说“人类社会最大的危害来自人类自身”!第三,有直接的实践基础。从我国当前的人口情况来看,人口问题已经不再是传统社会中的“民数周为国之本”,也不是近代社会的“治乱之源”,而是风险社会中的有机构成。

根据德国社会学家贝克《风险社会:走向新的现代性》一书对现代风险提出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因素在风险社会中的作用。其一,人口因素所构建的风险是双重的,因而有时是不可控的。比如,人口数量过度增加固然不好,会加大对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的需求而加速开发,导致土地过度开垦而形成沙漠化,以及水资源的枯竭;但是,一个地方的人口过少,又很难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能力,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会增加城市重负而导致城市功能衰竭、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但是,流动人口的突然减少又会使城市陷入“混乱”。今年春节后农民工和保姆返京人数减少所引起的城市恐慌不正说明这个问题吗?凡此说明,人口因素所构建的社会风险具有双重性,过则有风险,不过亦有风险,使人们很难对此形成一个准确的判断。其二,人口既是风险主体,也是风险客体,强化了发生风险和风险损害的复杂性。人口增多,乱砍乱伐,破坏了生态环境,而恶劣环境又将污染的水、腐败的空气、不洁净的食品转送给人类,降低人口健康水平,增加了人口患病的机会。人口是

4 人口安全论:对人口风险问题的全面认识

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出，第一，人口安全思想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始终与人口问题的变化密切相关。在传统社会，人口问题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的数量和分布问题。人口充足，分布合理，










































[illegible]

1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3⊖

$$\parallel \quad \text{X} \quad \text{♀} \quad \text{Z} \quad \textcircled{2}:$$

䷋ , ䷌(12) フ 𠂇 𠂈 ䷍ ䷎ ♀ ♂。 へ ䷏ ䷐ ䷑ ,
 ䷒ ䷓ ䷔ ♀ ♂ XIII ○ ☉ Z , も (12) 𠂉 ゴ ䷖ ㊦ v ,
 ䷗ ䷘ ䷙ ㊧ 𠂊 𠂋 𠂌 𠂍 𠂎 𠂏 𠂐 𠂑 𠂒 𠂓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 ䷗” [- ~ B] ䷗

“䷗ ䷖” - バ も ䷗ ䷖ B 𐀪, [- ~ B 𐀬
 ䷗ 𐀱。21 𐀶 𐀵 𐀴 𐀳 𐀲 𐀱 𐀰 𐀯 𐀮 𐀭 𐀬 𐀫 𐀪 𐀩 𐀨 𐀧 𐀦 𐀥 𐀤 𐀣 𐀢 𐀡 𐀠 𐀟 𐀞 𐀝 𐀜 𐀛 𐀚 𐀙 𐀘 𐀗 𐀖 𐀕 𐀔 𐀓 𐀒 𐀑 𐀐 𐀏 𐀎 𐀍 𐀌 𐀋 𐀊 𐀉 𐀈 𐀇 𐀆 𐀅 𐀄 𐀃 𐀂 𐀁 𐀀
 み ䷗ 𐀪 𐀬 𐀭 𐀮 𐀯 𐀰 𐀱 𐀲 𐀳 𐀴 𐀵 𐀶 𐀷 𐀸 𐀹 𐀺 𐀻 𐀼 𐀽 𐀾 𐀿

©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illegible]

©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

, チ - xvi 。 ≡ > ☹ , ⊕ ~ xvi - ∽
;(8) ≡』 v ≡V , ≡ vi , →=∨』 ~ * 。 ≡≡ ~
xvi ≡-≡ B , -Z オ バ , 』 Z ♀ ; 』 ♁☞,
= ギ ≡, vi [=』 。
1 B 13 ♀≡≡ , 』 * ≡ , ≡』フ = Y 。 Z ≡ 20
バ, ~ すギ\\ (12), XIII , [- ⊕ , =チ - ≡ 2000
≡≡ Z 13 ♀=
4 , -, - → 。 ≡≡ -
、も - ◎ ⊕ , - ◎ ≡≡ す Z ∽≡。 ⇒』⇒バ
♂ オ , バ ≡≡v ☞ -Z ≡ ✱ , -チ Z , 17 ♄ | ♆
。 // ♃ * バ ≡≡◎ 4 ♀=| , 』 ♈ ≡≡ ♅ . 20 ♄ | 《
, = 《 す、~ 、 XIII ⊕ , ≡ バ ≡≡v ☞ 。
∽ \ バ XIII ♁ ○ 』 ☆⑤, ⊙ : XIII ○
= ♄ ♣ ♁⑥= , ≡ Z ♀ * ♀ ≡≡ ≡≡v , ≡
「 バ ≡≡ v 。 Z ⇒, バ ≡≡ — < 20 “ ♠ ”, ♣
フ ス v , “ ♄ ” ≡≡ ” “ ” ♂ ≡ i 。 vi ♏, バ Z
(七) ≡≡v vi バ, ≡≡☞ vi ♣ -∇ ≡ , チ -へ。
≡≡☞ vi Z ネ , ∽≡』 * = , 』 ⊕☞☞,
(8) Z = ≡。 \ バ ≡≡☞ * , ≡ ≡≡B ♀ ≡≡v
, ≡ :≡≡ 10%, ≡≡ぺ , vi ↘, F 15, ∽>
。 ≡ ⇒, ♁ -⇒ 1990 = バ XIII ○ ♣ ♁⑥= ,
バ ≡≡ Z ✱ バ ♣, ≡≡ vi v 。 →=¥ , バ ≡≡v
Z ✱ バ ♣ ♋ ♎, フ v ; バ ≡≡Z サ ♣ “ ♁ ≡ ,
≡” v , vi[ヨ 。 21 ♄ バ《 = , バ
| (12) 1/3 ≡≡Z 60 ■=| , ⑤(12) ♀ 80 ■=| ≡, 2 T — 』
≡, バ 』 ♄ | ≡≡— ~ 。 ≡ , ♣ ε
* , (12)』 =| ≡≡ Z * , ≡≡ vi — , バ
“ ~ ”。 も - u 』 ≡≡☞? も ≡≡☞ ~ す u xvi
? * “ ” (18) - | * ? vi ♏ (2) ♏

20

19.

XIIIオ ! q , (12) P , v \。 Z (12) ②
XIII * — 。
III φ イ(φ P イ)、III “ | z ” オ ! q 、 III * —
, | [- v [XIII * , v [P , v [XIII 。 も]
, , ジ IIIペゾ8 - r , [3. も Z バ | XIIIキ
IIIペ III 。 vi , も] ④ ~ * ? - IIIヂ 。 ④ ε *
す, III ♀8 , III III℃ , ,] ブ=
= , Z ~ す= \ , Z = IIIバ,
III XIII v [(七)III~ XIII ⑤ - -] ④ ?
, III 。 XIII v [, Z * , → -] III
→ ④, ④ →≡Z も III バ 。 も ② — Z III~
“ (1) ” * | , [②— “] ” 。 Z XIII v
[\ , →≡ ④ III XIII ⑤ ④ ~ ≡ す。も] ,
[→≡ も III(七) XIII ,] バ, , v 。 XIII ⑤
, Z III バ, →≡ 19. チ テ xvi III XIII]
~ XIII , 19. テ xvi III XIII III~ XIII
⑤ | ? ④ ス, ④ || ♀ III , (12)III8 。
3④

, - III, - 1 III 。 III 1 , ②/ ; 1 (12)
III, [。 III みギ - , [,
III [III (12) III III (12) III
。 1996 Z III ベ | - = 60ボ | , x ④
“ ワ ” III 。] ~ — “ ” [— “ ワ ” , — “ ワ ” , (18—
へ “ ” , みZ] ~ ④ K すバ - , ⑤p 、 (12)⑤ 、 III] →。
“ワ ” “ ”ギ ④ , -] ~ III ≡ K] へ— ゾ。
も III | ④] み IIIみ III 。 み B — “ vi - * ” ,
IIIみ B “ - * ” 。 み III] ブ Y , →
; IIIみ III ④ ②ほバ。 III “ vi ” “→ ” ,
→ 、 , もZ = III III ~ す * - III 。
オ , | 1993 A III v , チ ④ 13 。 |
III ④ ② v ,] IIIギ 。 →] →2000 III | III χ] III
。 | III “ ” 。 III = = , III = = , ②
XIII ④ III Z , も] “ へ ” III B | III III
v 、 - v , Z →Y v 。 (七) III III
= = 。 III vi ?] ブ - || Σ , “ Σ ” , - 19.
III III 。 もブ ↓ III Z ② IIIバ T , v
, III 。 III , 19. - ~ 。 III
→, III Σ , [- 。 III (12)III IIIギ (5)② 、
、ブ、 ↓ ブブ , ③③ ② ④ ④ 。 Z] ギ “ Σ ” , III
III , III III] ④ 、 ~ , III [- III ② 。 T
III →≡ | * III ④ , * ~ ④ ; ,
T 15. *ギ*、(- III ギZ] III vi | , ||

。Z ䷋ | , ䷋Z —“ ぐ 、: (14)

䷋”。“H ⑦”, Z も vi ䷋⊙。

も ㏭, [→= XIII ,バ オ ! q \ == “オ !

q” - Z 1994 べ | ䷋ | (5) バ ④ Z ䷋ ④ “ ”

䷋ - r , ⊙ XIII , ䷋— ギ』, ䷋ ?

。』ブ♀ ䷋ ,オ ! q ~ ䷋へZ XIIIバ オ ䷋ ! q ䷋, ䷋ “=䷋” -

r , ䷋ , vi ト ; 』ブ♀ ䷋ ,オ ! q 』 ䷋ ㏭ XIII~、 XIII

, ㏭, vi 。 ♀ ⑧* 。 vi ䷋, オ ! q Z XIII ,バ ䷋÷, - 』

䷋ す ㏭。=“㏭” ブブ (5) オ ! q ䷋』ブ“ □ ” , ㏭

⑥Z ䷋ ,バ ②“ ䷋ ” Y ䷋, ䷋ ㏭ す ②= = 。 - , ䷋

䷋ ,オ ! q セ— “』ソ” →= XVI、, ䷋ , [- ䷋ 。⊙ オ !

q セ— “ぞ P ䷋ ㏭” 。 ䷋ ䷋l ䷋ ⑧ ⇒

✱ ⑤ ䷋vi, ䷋ タ vi - ! , ䷋ ㏭ ䷋ (12) ㏭ , ䷋ ⑧ ⇒

䷋ ䷋ ジ , ䷋ XIII (12K コ ←オ× ㏭ ,オ ! q → = ♀

” ䷋ 。 ䷋ ䷋、 , → ䷋ - \ , ䷋ ䷋ ䷋

8 , ♀ P v 、䷋ ㏭ 。 ䷋ も ㏭ Z (5)② オ !

q l “ ䷋”, Y → 。⊙ ,オ ! q ䷋ ䷋~

XIII , , ䷋Z - “ 』 ䷋ ”, ↓ ㏭ XIII ䷋ vi 。

Z ䷋ ䷋ ~ す ㏭ | , ䷋× - , ䷋÷ - → , - , ヨ -

。 ䷋ ䷋÷ ⇒ , ䷋ 。も [䷋ , み

䷋÷みギ ㏭、 , - へ—。

= | ②䷋ ䷋ ~ す ㏭ | セ- ䷋ , [-。』 × ㏭ - ,

䷋ ䷋ (12ε ䷋, ䷋ ㏭ す -

- , [→ , ䷋ Z ䷋ ㏭ | 8 [- * 。 / [

Z ䷋ ㏭ | ䷋ ツ , - 』 ギ。 , ②䷋ ䷋ ~ す ㏭ |

, ䷋ ䷋ ” vi - = ~ す φ , ⊙ , - Z - v Z , -

。 ②䷋ ䷋ ~ す ䷋×Z - デ ×、 6 。

』 : “ — - ䷋ を 、づ (12ト ㏭ , ” , も vi - Z vi ䷋ ㏭

* 。』 ~ [“ ~ ⊕Z ε , ②䷋ ䷋ ~ す ㏭ | / (12㏭

② ䷋ ㏭ す ䷋×, [/ (12㏭②~ [“ ~ Z バ ←

~ ䷋ 。

【 ䷋ ⑧ | :

从“安全”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人口形势、人口问题和人口发展,是近两年来国内人口学研究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针对“中国的人口,安全吗?”这一主题,本次邀请的五位嘉宾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们注意到,嘉宾们参与讨论的基点是共同的,即:人口安全对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应该重视人口安全问题及其相关研究。这一点杨文庄主任尤为强调,他认为“人口安全是影响国家发展的关键”,认为讨论人口安全对于中国人口、计划生育、发展经济、构建和谐社会、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等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人口问题及其规律的认识、体现人口问题在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能引发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深层次思考,还可以在探讨和把握世界发展规律中,寻找中国人口发展的新定位。陆杰华博士认为应该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我国人口安全问题,及时制定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采取各种宣传手段提高国民的人口安全意识,加强

对我国人口安全问题的实证研究,积极化解人口安全风险,为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张敏才教授则指出,“人口安全”不仅是中国关注的事,也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从共同的基点出发,嘉宾们参与讨论的视角是广泛的。姚远教授运用历史的眼光考察了人口安全观点的产生及其在不同时代的特点,通过追溯传统时代的经济性人口安全思想,近代的政治性人口安全思想,以及当代的社会性人口安全思想,判定人口安全思想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人口安全论是一种既反映历史积淀又能够折射出时代特点的新的观点。陆杰华博士将人口安全置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各国政府对涉及到本国的政治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的敏感问题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人口安全问题也应运而生。顾宝昌博士则将人口安全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认为人口研究的落脚点在社会发展,人口安全的含义和对应必须以社会发展为准绳,需要从人口态势对社会发展的效应来看待一个人口的安全程度,为此应该关注人口态势对社会发展影响的长线效应、个体行为和群体态势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际上的可行性有可能不一致等特性。

我们还注意到,嘉宾们在讨论“人口安全”时,或多或少都要涉及到“人口问题”这一概念,或者,将“人口安全”与“问题”相结合,形成“人口安全问题”这样一种新提法。对于“人口问题”,人口学研究者并不陌生,可以说,在“人口安全”概念提出以前,“人口问题”是人们在谈论到人口及其变化对于人口自身发展及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时必然涉及的概念,人口问题还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今从“安全”的角度来审视人口形势,“人口安全”与“人口问题”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所有的人口问题都会是危及人口安全的风险性因素吗?或者换句话说,“人口问题”与“人口安全”是一对互相依存而对立的概念,人口问题严重则人口不安全,人口问题消除则人口安全?还是“人口安全问题”只不过是众多“人口问题”的一个方面,一种表现?对于“人口安全”与“人口问题”之间的关系,嘉宾们的看法似乎并不一致。姚远教授独占一派,认为人口安全思想是对当代人口风险问题的最高认识,是人类社会对人口问题认识的自然升华。依据他的观点,对“人口安全”的思考应该是对“人口问题”思考的超越,体现了人口思想发展的方向性。张敏才教授通过对“人口冲击波”的讨论、杨文庄主任通过对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的讨论,涉及到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等,将目前所关注的“人口安全”与通常人们所忧虑的“人口问题”融合在一起。顾宝昌博士和陆杰华博士虽没有特意强调二者的关系,但是字里行间两个概念有时会互换。尽管意见还存在分歧,但我们认为,从“人口问题”到“人口安全”说明了人们眼界的拓宽和思维的拓展,意味着单纯考虑具体的“人口问题”已不能够适应中国人口发展和社会经济环境变动的形势,需要从更为宏观、系统的角度来研究人口系统内部各要素、社会经济外部系统各要素、以及两类系统及其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背后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的融合。

中国人口,安全吗?这一命题在“人口安全”概念尚未十分明晰的今天提出,似乎有些为时过早;但是正如嘉宾们所指出的,我国目前正面临着许多现实和潜在的人口安全隐患,需要前瞻性的眼光,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积极应对。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操作,使得中国人口不再有安全与否的担忧,使其能够保持在安全的范式下协调、有序的发展,是每一个包括人口学者在内的中国人共同的义务和责任。

(p 三 : ⊖ ⊖ * :2005—03)

ABSTRACT

Projected Trends in Ageing Parents Practicing Family Planning in Rural China, 2003—2050

Guo Zhenwei,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Department,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Guo Zhigang, Sociolog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Wang Guangzhou,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As the resul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China, increasing number of couples abided by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will enter their old ag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Based on an age—parity—specific progression fertility model,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wo—stage quantitative model, projecting the number of the rural elderly (i.e. aged 60 or over) in the period 2003—2050, who have one only child and who have two daughters only. This subpopulation is vulnerable to poverty resulting from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effective efforts to meet their basic needs for old—age support.

An Estimate of the Poor Elderly Population in China

Qiao Xiaochun and Zhang Ling,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Zhang Kaidi and Sun Lujun, China Center for Ageing Research

In this paper, we provide an estimate of the magnitude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aged poor population by place of residence and by province in China, based on “China Cross—sectional Rural—Urban Elderly Sample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China Aging Research Center in December 2000. We find that, of the 20 provincial units, Yunnan, Shanxi, Shandong, Anhui, and Hubei had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the poor population among the elderly. A better situation in aged poverty was observed in Zhejiang, Fujian, and Heilongjiang provinces, in addition to Shanghai, Beijing, and Tianjin. As estimated, the proportion of aged poor among the total elderly population in China on November 1st, 2000 was 17.5 percent, with a total number 22.75 million.

Only Child and Families with Only Child in China

Song Jian,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Estimates on the size of only child and the families with only child var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cholars following various definitions and methods. Using sample data of the fif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this paper provide an estimate of Chinese only child population in 2000, which is 90 million, who reside mainly in urban areas. The probability of a marriage between two only children appears to be higher in big cities, however not popular nationwide. The so—called “421” family is unlikely to occur on a large scale.

Fertility Behavior of Migrant Women in Shenzhen City: An Analysis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Lu Jiehua, Fu Conghui, and Zhang Jinhui,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Ceng Xuchun, Institute of Family Planning Studies, Shenzhen City

Using data from a survey on family planning services for migrant population in Shenzhen City, this paper examines factors affecting fertility of migrant women involv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Results show that desired fertility has the largest effect on the actual fertility. Economic factor influences fertility through a quality—quantity substitution approach. Finally, application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in fertility and family planning studies and the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Population Security in China

Song Jian, Yao Yuan, and Gu Baochang,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Lu Jiehua,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Zhang Mincai, China Population Association

Yang Wenzhuang,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This issu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um focuses on population security in China. Major questions to be addressed are: What is population security? How to measure and quantify population security? What are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population security in China?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opulation security thinking involves a development process with changing population problems. Population security in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complexity, diversity, and dynamicity. Population security, involving population quantity and quality, structure and their relations to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s crucial to China's development. The changing notion from “population problem” to “population security” is of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ddressing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 comprehensive, harmonious and globalized approach.